哪种木叶先知秋

□董改正

中国古人的心是安静的,他们能听得见上苍轻微的叹息,听得见宇宙高远处、秒针嗒嗒的轻响,能感知最热处的稍纵即逝的凉,和最冷时白驹过隙的暖。在夏至的炎热里,他们说此时“阴气生而阳气始衰”;在冬至最寒冷的季候里,他们感知到了“一阳生”。他们说:“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或是“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袅袅兮秋风,洞庭兮木叶下”,落的是哪片易感的叶子?下的是哪种动情的叶子?

汉语语境里,最敏感的树种无疑是梧桐。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梧桐更兼细雨。辘轳金井梧桐晚,几树惊秋。梧桐遮蔽,所以庭院深深深几许,梧桐树,乡愁树,时光暗流,惊见凋敝,风过处,哗哗生凉,秋了?秋了。岁成既熟,万物升至极高点,便施以西风,施以摇落,摇落大火星,摇落谷穗,摇落桐叶,以使谷落未种,叶落归根,身体或心灵的漂泊者来到回归的西风里。以使树林萧肃,田野平旷,天高云淡,使仰望或俯首的人,心里都充满憬悟和感恩的泪水。月夜里,黄昏中,那飘飘袅袅的桐叶,那负手登临或站在窗后的多情人,他们互感秋意。

在宋时,立秋这天,宫内会把盆栽的梧桐移入殿内,上至太后皇帝、朝廷大员,下至宫女太监,都在屏息等待“立秋”时辰的到来。时辰到了,是一阵不易察觉的风?或是一丝掠过皮肤的凉?秋来了。太史官高声奏道:“秋——来——了——”,那声音袅袅如盘旋的紫燕,穿过大殿金碧辉煌的雕镂,越过描金点漆的檐角,碰响檐下的铃铛,直向远方,向江湖之远,向烟波浩渺,向丛林大泽,向市井人寰。音未落,盆内的桐叶应声而落,一片、两片,第三片将落未落……

或曰,应秋之叶当是楸叶。楸,秋天之木也。“唐时立秋日,京师卖楸叶,妇女、儿童剪花戴之,取秋意也。”在宋代,立秋之日,男女也都戴楸叶,以应时序。对于楸的命名,李时珍的解释是:“楸叶大而早脱,故谓之楸。”意为能最早感知秋意的树。入秋既深,楸叶落尽,而枝干排列有序、垂条如丝,古人谓之“楸线”,也是落尽繁华后的静美——可是,关于楸叶与秋意的诗意关联,诗书画里,未留多少遗墨。

或曰,当是银杏。在背景枯黄或江南草未凋的剩绿中,一树金黄,其华贵更胜过红枫似火,胜过天之蓝云之白。银杏之秋意浓,是金色黄昏的高调奢华,是管风琴的大调抒情,是华美的音乐剧,是英雄出将入相,是红颜修成诰命,是鼎正沸,是火正红,是俗世的完满。正是十分喜悦,无有半点忧伤,如此热闹人生,岂可听见那悠悠叶落?怎能感触那微微薄凉?

或曰应是枫叶。霜叶红于二月花,枫林晚时,丹霞一片,有寂寞,也有风舞叶片的绚烂,这是小阳春的温度。或曰是白杨。“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可白杨不限于秋日发此悲声,即使夏日清晨或空掉开放而窗帘紧闭的正午,若有风至,便发声萧萧,惹人心酸。白杨只是悲观的诗人,它的生命里永是秋天。

还有人说是法梧。法梧在西欧的园林或街道旁,一到秋天,风过哗哗,落叶遍地,令人震惊其落叶之静美。看过几幅摄影作品: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一个小女孩跟着她的妈妈,手持一大把枫叶,走在落满法梧的大道上;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一对情侣撑着红伞,坐在落满法梧的公园长椅上,萧疏处,蓝天隐隐……秋意浓,秋意深,东方、西方的应秋之叶,竟是同为梧桐。

可有人笑了。他走在秋风里,一片秋叶悠悠落下,一缕微凉拂过皮肤,心下有难言之喜乐。他为此且喜且悲,他在秋天里走远,他平静微笑,他应该坐下来,写一封长长的信,告诉我,其实每一个不麻木的心灵,都有自己的知秋木叶,何用你絮叨说来?语气是微笑的。

在美丽长江上旅行

□杨信友

从九天苍穹俯瞰地球,一条6300公里的彩带在北纬30度线上飘舞,一端系着青藏高原,一端系着东海之滨。这,就是长江。长江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从雪山到东海,她或缓步徐行,浅斟低唱如行吟诗人;或飞流直下,雷霆万钧如冲锋将士。她挥洒出山峰雄奇秀美,丘陵连绵不绝、沃野坦荡如砥。溪流般美丽的故事,浪花般涌动的诗意,全都化着踏歌起舞,扬帆远行。

近日,自己在几家媒体上的一篇题为《漫步滨江大道》的文章中,配发了一张图片。一艘豪华游轮在长江上劈波斩浪,江边上一名钓鱼者在悠闲地垂钓,描述的是另一种意境的《江上渔者》,引来一些好友的咨询,长江上客轮不是都停航了吗?为何还有豪华游轮!我只能把所知道的信息如实相告,长江上原来的那种常年载客航行的客轮,大约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末,由于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而停航了,但是在武汉这个长江航运的重镇,开往下游方向上海,和开往上游方向重庆的旅游船,一直没有停航。而且这些年随着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的不断发展,美丽长江上正呈现旅游旺盛的好势头。触景生情,蓦然回首。不由让自己回想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己常年在长江大轮上旅行的一件件往事。

很多当年乘坐过大轮的人都知道,在长江上航行的大轮主要有两类,汉申线上的“江汉”“江申”轮都是大型客班轮;申渝线上的“江渝”轮都是中型班轮。大轮上没有头等舱。二等舱是一个舒适的单间,里面配有宽敞的单人床、办公桌、台灯、壁灯、洗脸池、空调。不过文革前买二等舱可是有条件的。三等舱一般是因公出差的选择,一个房间上下铺有5张床,也有办公桌和洗脸池。而四等舱则是一个大房间有12张床,可容24人休息,也有洗脸池。除此外,船上还有座位式五等舱。当你漫步客轮上下,只见有美味佳肴的旅客餐厅和船员餐厅,有寂静的阅览室,有小卖部、医务室、理发室、浴室,洗手间;尤其是夜幕降临时,那流光溢彩美妙音乐的舞厅里,更是春意盎然风情浪漫。那一波波青春靓丽,身着海员制服的女广播员、报务员、服务员,更是这座“流动小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那些年,因为工作关系,自己每年要乘船几次去武汉总局和沿江兄弟港口开会,真切地领略到乘坐大轮的舒适环境,也留下不少津津乐道的回忆。有一次,我们长航全线宣传部门在下游南通港,举办一次题为《大力开发长江黄金水道》的专题研讨会。而在大轮上,上游各港的同仁就相聚了,相互分外亲热;大家除了一起漫步船尾,看水鸟翱翔,两岸风光;还拿出不少时间在一起交谈将在本次大会上的交流论文。

还有一次,自己陪同局党委负责人前往涪陵港参加会议,而这次自己作为随行,也沾光乘坐了二等舱。在大轮劈波斩浪的四天四夜里,我们常常闲步走廊,眺望沿江两岸的名胜风景,不由得心旷神怡,激情澎湃。尤其是当大轮即将驶进三峡时,广播里传来银铃般的解说:“三峡是万里长江上一段山水壮丽的大峡谷,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它西起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的南津关,有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全长191公里。它是长江风光的精华,神州山水的隗宝。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里写下千古不朽的诗篇,尤为代表作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早发白帝城》的‘早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也正是参加这次会议,使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第一次参观了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歌乐山和解放碑的情景,真切地领略了这座雾都山城的旖旎风光。

时光如滚滚向前的长江,永不停息。多少年过去,我们这些上到重庆下至张家港的同仁们,依然保持着真挚的友情。大家用微信,网络,互致问候,交流情况,并不定期地旅游重逢。每次大家在一起就餐时,都会借用宋代诗人李之仪那首著名的诗歌“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来抒发我们的一片深情……

诗二首

□汤彭定

游彭泽狄公祠感怀

大圣塔东狄公祠,
野草茫茫现红檐。
纵囚墩隐水稻田,
奏免民租疏流传。
断案神明百姓颂,
臣心辅婴三帝封。
古今多少圣贤士,
无不报国与忧民。

题彭泽双峰尖

竹林庵静双门掩,
遥看双峰云雾间。
集福寺前祈双福,
国强民富万万年。

北疆秋日诗笺

(组诗)

□吕达余

布尔津五彩滩

雅丹地貌,岩岸绣五彩的斑斓
河里又映现天空的蔚蓝
河水一路闪着光亮
像是在拍一帧帧图片
额尔齐斯河穿越你
流向浩瀚的北冰洋
那遥远的洋流会有你的多彩吗?
现在,你勾住了我的双眼

哈巴红叶林

尚在车上
红光映窗
满山灼热的火
逼近
瞬间提升了血液的温度
我奋不顾身地
扑向你

喀纳斯河

一条碧带转了多少湾
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
一段比一段神奇
一湾比一湾宛转
转呀转
多少游人在你身边惊叹
我想带走你
可否让我截取一段?

可可托海地质公园即景

明明是山
哪里见海?
唯山势壁立
像巨浪压来
四面高低起伏
是凝固的大海

胡杨林

生而不死一千年
死而不倒一千年
倒而不朽一千年
你,自然界生命的奇观
死,保持向上的姿势
倒,在沙地盘根交错
仿佛有一阵好雨来
瞬间统统都会复活

铜官山 翠湖公园一角 胡志安 摄

回望伯父

□王征社

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个心愿,想为我的二伯父(以下称伯父)写点怀念文章,几次提笔又止。老实说,我没有见过伯父,对老人的一知半解,甚至成为隔代知音,完全是凭借老家父兄辈的口口相传,以及翻阅《皖江革命史》、枞阳庐江县志和二伯母(新四军老战士)的口述回忆录等得来。

伯父原名王凯田,在读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共,改名王泽。他生于辛亥革命后的1916年,上有一个哥哥,下有4个弟弟、一个妹妹。我的故乡是个三面环山偏僻落后的村落。祖父祖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仅有瓦房几间、薄地数亩,在牺牲其他兄弟读书权利的基础上,举全家之力,供出伯父和五叔两名“秀才”。

伯父在故乡一带颇具传奇色彩。其读书甚是用功,先读私塾,再上新学,后变成乡村教师。乱世英雄起四方。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伯父利用自己亲朋故旧和学生的关系,奔走呼号,组建学兵连,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活跃在桐城东乡(今枞阳县)、庐江、无为一带。皖南事变后,其带领的队伍整编到新四军第七师(驻地在无为县),此后,伯父从事秘密和统战工作,走南闯北,足迹踏遍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山东、武汉、南京等省市。

伯父年轻时是个“文艺青年”。可以说是个悟性极高、极聪明的人,其不但读书“顶呱呱”,在读书期间自学了笛子、二胡、笙萧等传统乐器,甚至对简谱和西洋乐器也有研究。民国时期,在枞阳东部山区一带的乡村,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批武术爱好者,我们村庄有个女婿叫章仙芝,是周潭、大山一带有名的拳师,农闲时节,村庄一批小青年拜他为师,伯父相当于“助教”的角色,其身手之敏捷,由此可见,正是这身武艺,抗战时期,一次又一次帮助伯父死里逃生。少时,听我父亲说,伯父的毛笔字“丢到水里鱼都跳”,我以为有点言过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专门请教了离休在家的五叔,五叔认为,伯父的大字确实写得好,浑然大气,端正劲美,颇得颜体神韵。

我的五叔也是伯父的学生,在伯父的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离休后的五叔经常看看书,写写毛笔字,吹吹笛子。据五叔介绍:自己的这些爱好都是受伯父影响,伯父参军前,面对日寇全面侵华,“国破山河在”的悲惨境况,一遍又一遍地带领学生们在课堂上传唱岳飞的名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伯父是个极其潇洒的人。我曾看过伯父年轻时的照片,四方脸,棱角分明,两眼英气逼人,一看就不是平凡之辈。伯父是个读书人,在文盲率95%以上的山村,农民对文化人有一种天然的敬畏。他在抗战前教书多年,门生故旧多,见多识广,在村人的眼里,伯父差不多是个十全十美的能人。据村里老人们回忆,伯父仪表堂堂,颇有点“民国范儿”,教书期间,整日上穿白绸布褂子,下着黑色裤子,脚蹬白色球鞋,手拿黑色阳伞,行走在乡间小路上。从1938年至1947年8月底,近十年的时间,伯父在新四军队伍里,主要从事统战和秘密工作,先后任新四军七师特务营指导员、中共桐(城)庐(江)工委副书记等职务,为了便于工作,伯父长年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手持文明棍,怀揣大洋,神出鬼没,奔走于长江两岸水陆码头,给人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印象。

1946年春天,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皖江革命根据地军政机关集体北撤到山东根据地,伯母与两个女儿都被留在山东枣庄,跟随大部队行动,伯父旋即被党组织派回皖江,担任中共桐(城)庐(江)工委副书记(此任职同时记载于《庐江县志》和《枞阳县志》)。

长期的战争岁月,使伯父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伯父殁于建国后的1960年冬天,年仅45岁。

父 亲

□谢玉玲

父亲今年已经70岁了,1976年铜陵有色大招工成为一名井下木工,2008年退休,在井下干了30多年。父亲性格直爽,干事雷厉风行。从我记事开始,父亲一直都很严厉,很少与我们开笑脸,我有两个姐姐,姐姐们都怕他,我在家老小,也许是父亲三十多岁才有了我,所以对我格外开恩,父亲时常会抱着我,逗我玩耍。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家五口全靠他一人工资养活。1986年,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妹从枞阳老家迁徙到安庆月山铜矿,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20平米的单位宿舍,宿舍是一个大通间,没有家具,有的最多的就是床,一间房整整堆了三张床,仅剩下一人能过的过道。当时父亲的每月工资也就百把块钱,母亲没有工作,两个姐姐都在读书,父亲的工资根本不够用,生活非常苦,有点好的东西,父亲一点不粘,全留给我们三姐妹。有一次母亲要父亲去向组织申请困难补助,可父亲一听就火冒三丈:“我是一名党员,怎么能随便什么事都找组织呢?”从此,母亲再也不说与单位有关系的事了,我知道父亲宁愿自己苦些,也不愿给组织找麻烦。

父亲的工作有地表和井下作业,只要是下井作业就是突击性的,主要安装道木,很危险,在井下会持续加班很长时间。记得我上四年级时,矿里照顾,给母亲找了一份接电话的工作,因为当时我们家和一个施工队伍住在一起,只要井下来电话,母亲就会按电话要求去办,大多是喊人下井,虽然事不大,但必须保证电话畅通,不能耽误,而这部电话也是我们家能唯一能知道井下情况的。有一次,父亲井下加班,好几天都没回家,也没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心急如焚,母亲那几日吃不好,睡不好,整天盯着电话,只要电话铃一响,母亲就迅速拿起电话,迫不及待的想得到父亲的信息,直到见到父亲平安回家,我们的生活才恢复正常。这样的日子是经常有的,父亲在井下30年,母亲担心了30年。

别看我的父亲是个大老粗,但他粗中有细,孝顺老人,照顾人可真有一套。奶奶80岁才离我们而去,奶奶中过两次风,一次左边瘫,一次右边瘫,但两次都恢复的很好,能够自理,这都有功于父亲的细心照顾。奶奶第二次中风很严重,在枞阳老家中的风,后转入安庆医院治疗,整整住院十五天,为了照顾奶奶,父亲不顾我们本来就拮据的生活,请了假,全天后照顾,由于是夏天,他每天要给奶奶不停的翻身,擦洗,吃喝拉撒全包,同病房的人都羡慕奶奶有这么个孝顺的儿子。奶奶出院回来身上干干净净,而父亲简直像是一个刚出狱的囚犯,头发老长,厚厚的胡须爬满了脸,整个人瘦了一圈,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从此后,奶奶一直跟随着我们生活,父亲一直都很细心的照顾着奶奶,直到奶奶安详的离去。还记得在二年级的暑假,也就是1989年,我高烧不退,一口饭都吃不下,父亲为了让我吃些东西,不惜花了二十元买了一个大西瓜,切开一半,放上白糖,抱着我,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我,我当时就觉得父亲是如此的细心,父爱的温暖。

如今父亲已到古稀之年了,身体还是棒棒的,只是他的听力、视力都不如以前,坚实的后背已经弯曲了很多,看着渐老的父亲,我经常会有莫名的伤感和害怕,我只有珍惜与他在一起的每一刻,给他最多的陪伴,最多的爱。

带着梦想去旅行

□徐叶辉

很多年前有一个心愿:把埋藏在记忆里的零零碎碎拾起来,看能不能拼凑成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路走来的轨迹。走完少年,迈过青春,晃一晃人到中年,看日起日落,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轮回,每一天都是新的,而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翻篇了,都如实存在着,抹不去的经历短暂也美好,或多或少影响你的一生。

我的少年是在八都湖度过的,我的家住在一个叫杨湖的村庄里,说是村庄,其实并不像人们头脑里想象的一个人员聚集很密的村落,它相当分散,每户人家都坐落在狭长的埂上,所以附近的还有叫做东埂、南埂、北赛、荷塘的称呼。

在这里,每户人家挨个着排列,也并不是很规则,我是七十年代后出生的,那个年代都是土坯的房子,屋顶都是家乡盛产的稻草铺就,用草绳捆扎结实,自然没有现在的青砖和钢筋混凝土砌筑的楼房结实,但在我的回忆里,是很古朴,似能嗅到那个年代的泥土的气息和经过日晒雨淋屋顶散发出来的腐烂的味道。在那个还未能解决温饱的年代,村落安静,村民朴实敦厚,那个时候,看袅袅炊烟升起,是我们当孩子的最美好的期待,闻着大锅熬出的浓郁的稀饭香和烧焦的锅巴味,便是那般的满足。

那时村落是没有电的,家家都用的煤油灯,煤油是凭票供应,黑夜来临很深了,才舍得拧起灯芯,用火柴点起,盖上灯罩,霎那整个屋子都亮堂起来,家也变得温暖起来,在这个环境里,听父母叙话,唠嗑,带着妹妹玩游戏,怡然自乐,当然最美的享受自然是听刘兰芳的《岳飞传》,或者是听父亲拉着《二泉映月》或《洪湖水浪打浪》,生活如诗般过得安静,祥和……

现在和孩子谈起我小时候的事情,他显得一脸茫然,毕竟事过境迁,不拿旧时事和今日比,可于我而言,那是最恬淡的时光,如诗般岁月。

我知那时劳作时的辛苦,播种、插秧、薅草,那顶着烈日,挥汗如雨,躬着身子如机器人般,一趟秧插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每每得到父母的怜惜,小身子骨也知道偷懒,而看到父母辛苦的样子,方品味父母的不容易,想着长大了一定去分担,可真的长大了,却离开了父母,走去很远的地方,现在母亲落下的腰痛及腿疼的毛病,都是年青时耕作带来的伤,而我所说的分担,自始至终成为一个美丽的谎言和一个晚辈最深的自责。

其实,谈母爱的伟大,不仅谈含辛茹苦,更要论那份无怨无悔,把那份最好的、最无私的爱奉献给你的情怀。孩提的心灵是单纯的,会用简单的思维去诠释生活,孩提的内心是有梦想的,总想着有一天长一双翅膀去飞翔,挣脱家族的束缚,摆脱父母的庇护,所以才有了成长。

我家隔壁有户人家,是从江苏宿迁迁徙过来,姓什么我已记不清,只记得人高马大,满脸疙瘩,在我们村找了个疯女人成了家,生了个女孩,似乎也是身心不健全,在我小时候,他喜欢去我们家转悠,偶尔带一些炒熟的蚕豆给我吃,和我的父母讲一些江苏的事情,说一些奇怪的故事,逗我。那时才知道外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无论贫穷,但那时在我心里,不再只有八都湖杨湖村这么个地方。后来上学了,读书了,方知世界之大,宇宙之浩渺,但在五六岁的年龄,真是觉得好神秘,我那时对那个满脸疙瘩的叔叔真有好感,后来我的家搬走后,就再也不知道这个叔叔去哪了,但我真的很感激那一把炒糊的蚕豆和一些奇闻怪事。

在那个物质困乏的年代,好奇心便占满我幼小的心灵。所以说小时候是做过不少傻事的,看过《射雕英雄传》和《少林寺》后,想着有一身武功,行走江湖,济危扶贫,在一个大哥哥蛊惑下,拜师学艺,学少林功、降龙十八掌,练内功,结果功没练成,书读得一塌糊涂,惹来父亲的叱责。颇为值得我炫耀的应该是在高中时候,参加杂志社举办的全国中学生作文竞赛中荣获二等奖,报刊杂志写过几篇小文章引以为荣外,其他真没什么去纪念少年时的辉煌。

但我从来不曾后悔,成长就是这么莽撞,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有梦想的年龄,就要带着梦去旅行,无论走得多远,最终回来,那都是一种经历,一次修行。我是以很优异的成绩读完小学,以蜗牛般的速度读完初中,跌跌撞撞在“燕舞燕舞”声中读了三年高中。

每年回老家,经过安庆长江大桥那一刻,我总想驻留一下,我知道记忆里的很多东西是深刻的,也是深不可测的,孩提往事就像波浪般翻滚,终究会在这漫漫旅途中淹灭,随波逐流…… 而你将始终如一,随着这岁月,伴着梦想一步步负重前行。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122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13605629133(联系人:钱莉)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订价:全年价100.00元 印刷:铜陵日报印刷厂